



梁铨： 古人今人 江南岭南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文 艺

梁铨，1948年出生于上海。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附中，1980年赴美国旧金山艺术学院学习，后曾任教于浙江美术学院（现中国美术学院）版画系，1995年后生活于深圳、杭州，工作于深圳画院。

创作是生活的某种缘起

羊城晚报：请您重点谈谈本次展览中的“茶点”“禅宗”这两个部分。

梁铨：展览的四个部分其实都是事后总结的。创作是生活的某种缘起，很难事先给自己定一个大方向，然后再朝这个方向前进。

“茶点”部分是我意外发现了茶点在茶布上的有趣痕迹，联想到有些吉普赛人，会根据咖啡杯里喝剩的咖啡形成的印迹，来算命。这种自然界的意

羊城晚报：你从版画到水墨，这其中的发展、变化和转向是怎样的？

梁铨：早先我学的是版画，之后也在版画系教书。我学了一种技法叫“薄拼贴”，就是用铜版机把铜版纸压在一起。当时整个学校只有一台铜版机，不够用，所以我就用把这种技法部分的思路转嫁到宣纸上，用很轻薄的宣纸进行拼贴。宣纸柔软、可塑性强，并且价格便宜。艺术要靠大量的实践，价格便宜那么实践起来就更多、更方便，所以

外现象，如果有一定的理论基础，也会形成一定的趣味和思考。后来我用这种方式，有意识地吧染料和茶混在一起，在宣纸上点了一些茶迹，然后把它收集起来，做一些排列，就形成了我这个阶段的作品。

至于“禅宗”系列，是我到深圳以后创作的。当时忽然进入到一个商业社会，有些不适应。当时我来倒不是为了发财，而是想做点事情，经常感觉有点困惑。由此希望从自己对

谈赵无极：他从不雄赳赳气昂昂地面对画布

我就用了宣纸这个材料。

2000年左右皮道坚老师在广东美术馆策划了中国水墨展，自从那次选了我的作品后，接下来我就自觉地一点点地搞创作、做展览，也算入了水墨的领域。回头看，中国水墨的包容性非常适合我的性格，包括我的背景。

羊城晚报：谈及您的背景，祖籍中山、出生于上海、游历欧美、任教杭州、工作和退休在深圳。哪个地方对您的艺术影响最大？

梁铨：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有两个地方。一个受教育的地方，

禅宗的理解出发，在作品里表现中国艺术中伟大的“空”。于禅宗而言，行走坐卧皆可修行，日常生活同样可以介入抽象创作，以获得生机勃勃的诗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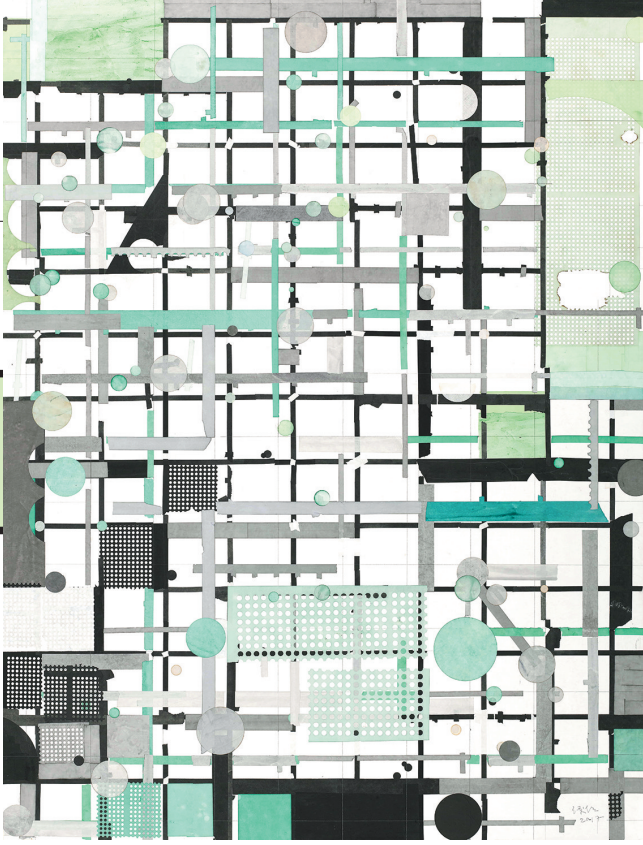
羊城晚报：“茶点”有些是本次展览中的新近创作。这个系列的缘起和发展是什么？

梁铨：“茶点”这些作品我以前就做过。20年前，广东美术馆还收藏过我一两件这类作品，但现在的面貌已经不一样了。去年疫情发生以来，我自己的情绪

就是在杭州。杭州的艺术老师、同学，整个学校的传统，形成了我的艺术趣味。但是后来我大部分创作是在深圳，南方相对比较自由，又相对比较边缘，它不那么受北京、上海的影响，可以有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羊城晚报：您当年在中国美术学院教书的时候，赵无极先生曾到杭州讲学，您对那段经历有怎样的印象？

梁铨：赵无极先生是大获西方承认的中国艺术家，即便不出国，也是一位大师，他年轻



倦勤斋的紫藤花之二
宣纸彩墨拼贴

羊城晚报：为什么您在杭州任教，会转去深圳画院工作？是什么吸引了您？

梁铨：我祖籍广东，父亲经常到广东出差，给我们带来不少岭南的故事，讲述南方的风情。我年轻时候就对南方、对老家充满了向往，秦牧先生的散文、欧阳山先生的《三家巷》、黄谷柳先生的《虾球传》等文学作品，我是看了又看。

当时我在杭州已经教了十年书，感觉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某种“天花板”。正好赶上改革开放，深圳画院要人，趁这个机会就南下了。我觉得教师的思维模式限制了自己的创作，因为教师的责任往往是纠错，但其实艺术是没有对错的。我们不能说梵高画人物的手长了，耳朵短了……可老师看学生的画，第一个反应就是对鼻子、耳朵是不是画长了、画大了进行纠正。

追求梳理世界的清爽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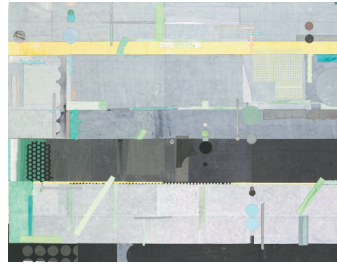
羊城晚报：您曾经说过，一个画家把画画得有趣就足够了。那么您追求的趣味是什么？

梁铨：是的，我最主要追求的趣味是中国文人画的趣味，就是宋画里面的趣味。我自己总结，那种趣味也就是对空白、对边角的处理，以及整个文人画的画面，表现出一种把世界梳理过的感觉，很清爽。这在世界绘画中都是独一无二。我始终想表现这几点。

羊城晚报：对于这种文人趣味，您能举例说明吗？

梁铨：比如我这次的作品《幽致(竹)》、《小茶室》，创作缘起明代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所著《长物志》。这本书内容是作者对于文房器物的审美和期待，表面上好像涉及的是吃喝玩乐、园林器具，但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趣味与审美要求。作者后来保持自己的气节而自杀，我很佩服他。

又比如中国画里石头上的苔



宣纸彩墨拼贴
苔(陈有苔班者为佳)

【活色生香】

谢晓 广州娱乐博主

孙红雷“重出江湖”

“我问你这瓜保熟吗？”不知你是否还记得18年前电视剧《征服》里孙红雷饰演的刘华强？这个角色让当年的网友惊呼：“他不是演黑社会，感觉他就是黑社会。”最近大家看到他在新作《扫黑风暴》里的表演，直呼那股熟悉的味道太让人过瘾了。

演黑老大，孙红雷真的是天选之人。快速眨眼和增加笑容，是他表演的两大法宝。不笑狰狞，笑起来更狰狞。他自己接受采访时说，会通过戴眼镜来“装修”一下，削弱外表的凶气，这次也不例外。

看看他在《扫黑风暴》里的出场戏，一言不发，一个眼神的变化就让人物立住了。

【拒绝流行】

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不要奶里奶气

对奶里奶气的风气，真忍很久了，不吐不快。肇始于饭圈，成人们那种低幼化、扮嫩化、奶化的风气，败坏了汉语人格，弱化了社交文化，蛀空了语言的精神钙质，也带来了文字和思想的退化。

以低幼粉丝崇拜偶像、跪拜爱豆的奶化视角看待一切，将一切喜欢的行为用饭圈语言，奶着，宠着，嗲着，萌着，腻着，粉着，舔着，撒娇着，蠢萌，yyds，行为迷茫，语言中满是幼婴爱萌宠儿，没有一点成年人该有的样子。

可爱吗？小孩子这样，是可爱，一大群成年人操着这样奶里奶气的语言，就让人反感了。让人担心的是，我们的公共语言，从社交语言到媒体标题，从日常交流到深层思维，已经被这种爱豆奶化的语言、逻辑所倒灌。语言不仅仅是语言，作为思想的家园，作为思维的衣裳，也是价值观和人格的体现，奶里奶气的语

【如是我闻】

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
清凉里

写。在东亚，大家都知道Lotte是“乐天”集团，其业务范围涵盖食品、百货、娱乐、金融、化工等诸多领域，是韩国大财阀之一。因此在韩国的很多百货公司都能看到Lotte的名字，但这跟歌德，跟文学好像完全没有关系。

记得多年前我第一次到韩外大的时候，一位学汉学的女生接我，路过“清凉里”的时候，我跟她说，这里以前可能是寺院吧。佛教中，将五台山称作

●随手拍

东京奥运 □图/文 汤铭明

8月6日，日本东京湾。巨大的奥运五环标志漂浮在海面，一名戴口罩的奥组委工作人员在比赛场地巡逻，显得有点形单影单。因疫情，东京街头并没有太多的奥运氛围。在严格的防疫措施下，奥运会的大部分比赛都空场举行……

“随手拍”专用稿箱：
ycwbwyb@163.com

【横眉热对】

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

古画真伪之谜

者是一位女性，尖锐地指出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画家叫“王希孟”。至于此画作，质疑者大胆指出，一定成于清初梁清标之手，用以糊弄皇上。马上有专家出来辩驳，强调此画的真实性，列举了不少文献，似乎很有一些理由在。的确，与王希孟有关的文字仅见于画中蔡京的题跋。蔡京称之为“希孟”，并无“王”姓，为天子看重，引入画院，悉心教诲，得上真传，成就杰作。至于说“希孟”姓“王”，此事则要到清初，一个叫宋莘的文人，他说此“希孟”姓“王”，叫“王希孟”。

我还读到一篇文章，有根有据，猜测此画作者，一定是

【昙花的话】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装个监视器

星期天，和好友阿汶在郊区徒步，路经一个住宅区，看到有户人家在屋前一棵结实累累的木瓜树上，挂了一个大大的牌子，上面以红色粗笔写着：“请勿偷摘——这儿装有监视器。”

阿汶一看，便嗤之以鼻，说道：“真是小题大做啊！不就是几个木瓜而已吗？摘了就摘了，犯得着装什么劳什子的监视器！再说，大地长出果子，不就是让大家分享的吗？”

阿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！我在自家后院里种了一棵芒果树，尽心尽力地照顾了五年，才盼得它开花。当看到一颗颗青涩的芒果在叶隙间探头探脑时，我们都乐疯了。每天，一家大小的话题总绕着

芒果打转，孩子兴致勃勃地鼓掌，要以芒果来制作蛋糕、冰淇淋、果脯、果酱等等……

谈着谈着，觉得连呼吸都涨满了甜蜜的气息。嫩黄的色泽在青森森的果皮上洒染开来，我们的快乐不断地发酵。当饱满的芒果在枝杈间氤氲着芳馥的气息时，我对孩子说：“再过两三天，就可以采摘了！”屋里一片兴奋的喧哗。

然而，万万没有想到，次日一早起身，赫然发现树上芒果已经在半夜里被人悉数偷摘了，折断的枝叶狼藉一地。

我气恨交集——不是我器量小，然而，未经允许便擅自窃取他人劳动成果，是卑劣的行径。

我想，当路不拾遗只是个高悬的理想时，装个监视器是不错的主意。

【不知不觉】 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绿野仙踪

“西溪南”是一个诗意的名字，坐落在黄山南麓丰乐河畔的古村。

站在村口，视野里出现一道长长的没有栏杆的石桥，平平地伸展在丰乐河的上空，桥的那一头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，高大的枫杨树洒下浓密的绿荫，湿地延绵四公里。薄雾中，看着戏水的孩童，仿佛穿越绿野仙踪，心中沁凉。

西溪南村始建于南唐咸通元年，曾经出过徽州最早的状元舒雍，这位舒雍随后主李煜归降宋朝，被任命为职掌土木工程的

大臣。西溪南村历史上有五座古场，仅剩雷场，“场”就是“堰”，青石堆垒，调节水流，村里把它叫做“江南小都江堰”。

西溪南村落呈现不规则的长方形，街巷如同棋盘，至今保留明代建筑十多处，清代民居100多座。据说1498年，江南才子祝枝山至西溪南舅公家，依据这里的“八景”之名和意境各赋诗一首，清代画家石涛又以祝枝山八景诗意作八景图，现藏上海博物馆。